

570
武汉文史资料

一九八六年第一辑

張之洞遺事



政协武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主 任：余金堂

副 主 任：宋瑞贤 徐雪轩 巴南冈 梁绍棟

办公室主 任：孙克钦（兼）

副主任：萧志华 刘通鸾

《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主 编：萧志华

本辑责任编辑：吴自强

编 辑：龙从启 刘沉刚 吉 士 吴先铭

汪正本 赵子阶 商若冰 樊 明

（按姓氏笔划为序）



余金堂

毛泽东同志曾评价张之洞为中国早期工业四位开拓者之一（张之洞、张謇、范旭东、卢作孚），实事求是，史有明证。

清末时期，朝政腐败，外侮日亟，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有识之士，主张“师夷长技”，寻求改革，兴起“洋务”之风。张之洞是后来洋务运动的主要首领之一，他历任两广、两江和湖广总督二十余年，所至之处，必有兴革。

一八八五年，当侵越法军急趋我广西边境时，张之洞新任两广总督，起用冯子材，组织抗法援军，转败为胜，可惜得到的仍是清廷的屈膝投降。接踵而来的八国联军入侵，甲午中日之战，迫使清廷割地赔款，损失惨重。张之洞多次急呼：“各国急欲分裂吞噬，不我待矣。”

张之洞驻节武昌，先后达十三年，除旧布新，力排众议，引进外国机器设备，聘用洋员、洋匠，创办了亚洲第一个现代化的汉阳铁厂（早于日本八幡制铁所）。兴办了我国第一流的湖北枪炮厂，为我国重工业开辟了道路。在武昌创办了规模宏大的布纱丝麻四局和许多民用工业，有益民生，挽回利权。力争获准和修通芦汉铁路，贯通南北，把闭塞落后的武汉地区经济向着现代化推进了一大步。

张之洞，一贯重视培养人才，把发展教育贯穿于毕生事业的始终。抓高等教育，转旧学院制为新学堂制，抓普及中小学教育，首先抓师范教育。而且每兴办一桩事业，必配办专业学堂，

办工业有工业学堂，练新兵办武备学堂。正视实践，一步步进行改革。

张之洞在武汉地区的建设成果，至今尚有遗迹可寻，有的还在发挥效益，无怪乎老一辈人，提起张之洞，常是津津乐道，褒多于贬。

但是，张之洞毕竟属于大封建地主阶级中的一个重要成员，他所有的兴革，只能是改良，决不可能触及清王朝统治地位的一丝一毫。戊戌政变前，他曾支持过康有为的强学会，维新失败后，立即断绝了与维新派的联系。一九〇〇年自立军在汉口起事，他立即调动准备抵御外侮的新军，枪口对内，迅速镇压了革命者。这说明张之洞坚持着顽固的反动立场。

然而，二十世纪的民主革命潮流，任何人无力阻挡。张之洞离开武汉仅仅三年，辛亥武昌起义，一举推翻了他所极力维护的清王朝。在这次革命中，他所培育的高材生吴禄贞、黄兴、宋教仁、田桐、李书城、孙武等都是主要领导人，他所训练的新军成为起义军。他主持监制的“汉阳造”成为鄂、湘、赣和邻近各省起义军取之不尽的武器来源。这是张之洞生前所没有想到的。

当前许多历史学家在研究清末的洋务运动时，肯定者以对国家经济有所促进，说它是一场爱国运动；否定者以路线斗争为标准，说它是一场卖国运动。历史发展，总是复杂的、曲折的，有其微观的一面，又有其宏观的一面。张之洞是洋务运动的典型人物，值得史学界特别是武汉史学界认真加以研究。他的已存史料、档案、文献，是非常多的，我们这里所编的只是一些老人写的亲历、亲见、亲闻的回忆录，是极小的一部分，提供有关方面研究的参考。如果从中找出一些办工业、办教育、同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教训，有利于为四化服务，这是我们衷心的希望。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武汉市政协副主席兼文史委员会主任）

目 录

序	余金堂 (1)
武汉三镇的缘起	张之洞奏摺 (1)
张之洞生平述闻	张达骥 (4)
张之洞轶事	张达骥 (19)
张之洞之死	李泰棻 (31)
张之洞推行的新政与财源	吴立德 (33)
琐谈张之洞	胡治熙 (42)
香涛文情及其上层路线	朱峙三 (51)
 武汉的书院和学堂	 曾昭安 (54)
经心书院略述	杨湖樵 (65)
两湖书院——两湖总师范学堂	朱峙三 (73)
文普通中学堂的一次学潮	易力原 (80)
记陆军测绘学堂	喻育之 (88)
湖北新军编练经过	祁楚才 (92)

清末武汉的警察机构	曹策前 (97)
张之洞兴办的工交事业 (资料)	丛 文 (103)
楚兴公司创办前后	张沛霖 (113)
汉口张公堤	胡鸿佐 (119)
江夏县矿藏和水利的开发	金 峰 (125)
张之洞与自立军	张贞浩 (128)
悼念先父傅慈祥烈士	傅光培 (136)
我所知道的梁鼎芬	杰 公 (142)
端方二三事	张洪元 (147)
清末科举童子试的形形色色	易力原 (153)
乡试、会试、殿试见闻	王郁之 (166)
儒林拾碎	阮苏明 (187)

封面说明:

光绪三十三年 (1907) , 张之洞调北京任军机大臣, 离鄂时, 他的门生故吏筹资于黄陂山建“奥略楼”以纪念之, 取《晋书·刘弘传》“恢宏奥略, 威重南服”之义。1953年武汉长江大桥修建时, 该楼已拆除。

商若冰供稿

武汉三镇的缘起

张之洞奏摺

一八九九年（光绪二十五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以汉阳县所属之汉口镇，地当冲要，交涉繁剧，奏请阳夏分治，将汉阳县属之汉口镇，改为夏口厅，割襄河以北，属夏口厅管辖。

次年（光绪二十六年），汉口镇正式成立，改为夏口厅。汉阳县原有之疆域一分为二，连同原有武昌府，形成鼎足而立的武汉三镇。兹录其奏稿如次：

“为湖北汉口，华夏交涉，地方繁要，拟改设专官，以资治理，并分别措置情形，恭摺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照湖北汉阳县属汉口镇，古名夏口，为九省通衢，夙称繁剧。自咸丰年间，创办通商口岸以来，华洋杂处，事益纷繁。近年俄、法、英、德、日本各国，展扩租界，交涉之件，愈形棘手。且奉旨开办芦汉、粤汉南北两铁路，现在北路早已兴工，南路益正勘路，纷杂万端。将来告成，汉口尤为南北各省来往要冲，市面愈盛，交涉愈多。乃汉阳县东汉口，中隔汉水，遇有要事奔驰不遑。若至通济门外，往返之间，已废一日。且以后铁路由该镇通济门外至黄陂县界之滠口，数十里间，悉成繁盛之区，即皆有华洋交涉事件，必须随时应付，刻期履勘。但不能稍迟时间，致误事机。加以商贾辐凑，讼狱繁滋，会匪游勇，潮迹窥伺，缉捕弹压，在在均关紧要。该县本系繁要地方，政务不少，岂能日事奔驰于数十里中。於民事洋务均多窒碍。自非有正印专

官驻割汉口不足以重交涉而资治理。经臣督同藩臬两司、江汉关道，迭次筹议，如将汉阳县移居汉口，则该县为汉阳府首邑，辖境辽阔，政本殷繁，以之移驻，仍不免顾此失彼之虑。

“盖汉口不能兼顾汉阳，亦犹汉阳之不能兼顾汉口。如添设一县，则事属创始，一切经费，尤不易言。现在通筹熟计，不如将汉口同知，改为夏口抚民同知，较为协宜，且品秩视知县为崇，于弹压亦较得力。该同知向无管理土地人民之责，事权不属。今拟将汉阳辖襄河以北之地，北至汉口，西至汉阳，横约一百二十余里，纵约三四十里地方，拨归该同知管辖，作为正印地方官，以专责成。应援照河南浙以厅，陕西孝义佛坪等厅成案，所有刑民案件仍归汉阳府审转，仓库钱粮仍归该府考核。一切治理统属各事宜，均与所属的县无异，遇有华洋交涉，地方紧要事件，应随时汇承该管之江汉关道，就近督率办理，以期迅速，而免贻误。似此，就汉口原设之官，分汉阳一县之地，可免增设奏拨之烦。而事权既专，治理自易。其养廉役食等项，添筹无多；衙门监狱，即就原有房基，量加扩充，添置应设。载在典祀各坛庙，暂照各直省两县同城之例，与汉阳共之。容后汉镇旧有庙宇，分别酌改，亦尚简易。

“该镇礼、智巡检，即在同知衙门附近，拟令兼司狱事。其汉阳训导，拟移设厅治，改为教谕。所有该厅应拨学额及管辖地段、田粮细数，并其余应行建置事宜，应俟奏准部议覆到后，再行续筹办理，至汉镇既驻有同知专治，其汉口原设汉阳府通判，虽名有缉捕之责，实鲜可办之事，似无庸仍驻该镇。查沂汉而上六十里，汉阳县属之蔡甸地方，市面较盛，水陆交通亦属要地，不可无职分较大之员驻割。其间拟将该通判移居蔡甸。至汉黄德道兼综地方洋务，安民缉匪，责任甚重。查各省要缺，道员其衙内多加兵备字样，以资控驭，实于弹压地方，确有裨益。如蒙圣恩谕允，分别改设移驻，应请由部另颁夏口厅抚民同知，泊教谕

礼智巡检兼司狱各印记，并另颁分巡汉黄德兵备道关防，俾资信守。

“再汉口同知，本系要缺。今固洋务事繁，改为抚民同知，管理庶务，缺更繁要，拟定为冲繁疲难四字最要缺，由外拣补。汉阳本系冲繁疲难要缺，现虽将境地分拨，约计尚存原辖境地三分之二，且系该府附郭地方，政务仍属繁要，应删去冲字，改为繁疲难三字要缺，仍由外题补，以昭详慎。据署湖北布政使瞿廷韶、署按察使岑春萱、署汉黄德道江汉关监督俞鍾颖会详请奏前来，理合恭摺具陈，伏祈皇太后皇上圣鉴，敕部核议施行。谨奏”。

（郑桓武供稿 题目是编者加的）

张之洞生平述闻

张达骧

-
- 一、家庭出身 二、“清流党”的“牛角” 三、抗法卫国
四、平定海南 五、保案未准遭挫折 六、在湖广推行新政 七、甲午战起调两江
八、戊戌政变前后 九、襄赞溥仪即位 十、与同僚的关系 十一、个人生活二三事
-

张之洞生于清代末叶，起家翰苑，久任疆臣。自所经历大事，举其要者言之，如太平天国军兴灭、戊戌政变、甲午中日战争、庚子义和团事变、广东各地革命运动等等。正是清廷政权日趋衰亡时代。张之洞侧身清流，自居为柱石之臣。在内则遇事敢言，多所论列；在外则兴办实业，主持新政。以为如此可挽救清廷于危亡。直至病危始向其门人陈仁先垂涕而道：“清运已尽，生平所行之策，举无以裨补于大局，真可谓自行其是，执志不回者。”语系梁鼎芬与陈仁先论之洞之言。我为之洞族孙，于其生平政治举措，私人行谊，所闻之于先辈者，比较翔实，率多清史稿及各家记载所未及。论者说：“之洞一身之存亡，系清廷之安危”。诚属过誉而夸之辞。但之洞之一生历史，与清廷对内之新政、变法，对外之军事、外交，实有不少关系。特记述所闻，提供研究近代史学者之参考。舛误之处，所不能免，尚有待于知者之纠正。

（一）家庭出身

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五十岁后号无竞居士，又有壶公、

抱冰之别号。直隶(河北省)南皮县人。祖籍山西省洪洞县。明代永乐二年(一四〇四年),明成祖(朱棣)建都北京,京畿地广人稀,由山西移民以充实畿辅。之洞之始祖张本,乃自山西洪洞被移居于潞县,(按:潞县后废,其地即今通县之张家湾)本子立,立于端(官巡检),始由潞县迁居于当时之直隶省天津府南皮县,居于南门内路东,是为东门张氏,端子淮,之洞与其族兄之万皆淮之后。之洞出于淮之第四子裔,之万出于淮之第五子裔,皆本之十五世孙(之万长于之洞二十七岁),由淮九传至之洞之祖延琛、父鏊。鏊字又甫,号春潭,徙居南皮城南三里双庙村,清嘉庆十八年(一八一三年),中举大挑后,分发贵州以知县用。初任安化知县,受知于云贵总督吴文镠,旋升兴义府知府,晋贵西道衙。之洞母朱氏,于清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年)生之洞于兴义府署中。

清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年),之洞十四岁,由贵州回南皮原籍应县考入学(秀才)。咸丰二年(一八五二年)之洞十六岁,应顺天乡试,中试第一名举人(解元),咸丰六年(一八五六年),之洞二十岁,父鏊因云贵总督吴文镠去职后,继任总督向其索贿,力无以应,遭怨,遇事排挤,以忧愤致疾死。之洞奔丧贵州,扶柩回籍安葬守制,二十三岁服除。将赴北京会试,以族兄之万为同考官,循例回避不得应试。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之万奉差河南查办事件。临行之前,陛见慈禧太后请训,慈禧询问说:你的弟弟之洞颇负才名,怎么至今还没有入翰林?之万奏陈回避之故,慈禧点头。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二月之洞入京,三月会试,因廷试对策不中程式,阅卷大臣抑置之于二甲之末。惟总裁大学士宝鋆大加赏识,认为文章颇不寻常,并知去年慈禧曾询问之万。乃力排众议,将之洞名次抬置于二甲第一。试卷进呈慈禧,慈禧特拔之为一甲第三名(探花)。引见后授职为翰林院编修。之洞由此声誉大起,回翔翰苑。自同治六年至光绪

七年的十六年之间，历充浙江乡试副主考、四川学政，差满入京，补左春坊中允、司经局洗马、翰林院侍读、右春坊右庶子，兼日讲起居注官、左春坊左庶子、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等职。

（二）“清流党”的“牛角”

之洞之所以能清除美秩，官位日崇，表面上固然是由于他的文章声誉所致，实际上是当时的大学士军机大臣李鸿藻尽力栽培提携，才能扶摇直上，稳步青云。李鸿藻与张之万在汉大臣中，是当时慈禧宠眷优渥最为信任的人。李、张同官至好，祸福宠辱息息相关。鸿藻为了之万的关系，对于之洞提拔自然是惟力是视，遇事照顾。之洞则遇事敢言，为鸿藻的喉舌。感激知遇更不待说。鸿藻在同治光绪间有“清流党魁”之目。之洞为其中坚人物。当时南人嫉视“清流党”者嘲笑说：“清流党”，是青牛党（谐声）。张之洞与张佩纶为李抨击异己，动辄触人，是为牛角；王懿荣博学多闻，是为牛腹；刘恩溥好拜客，为之广通声气，是为牛足；黄体芳、陈宝琛以江南人而附此党，是为牛尾；宝廷狎妓好色，是为牛鞭；张华奎怱恚盛昱奏劾全悃，清流党徒因之解体，是为青牛背上的跳蚤，其余朝中翰詹科道党于李者，皆为牛毛。”之洞在朝中言事，敢于弹劾抨击，表现最突出的就是参奏崇厚一案。当时李鸿藻丁忧回籍，尚未返京。军机大臣沈桂芬、董恂主持枢政。派遣左都御史崇厚赴俄京订议和约，授以全权。之洞在崇厚尚未出国之前，曾代张佩纶拟稿上奏，请敕崇厚先赴新疆观察形势，再行赴俄。奏上发交军机处，沈桂芬抑置不理，即命崇厚赴俄。崇厚为人糊涂，受了俄国人的威胁愚弄，订立了辱国丧权的条件十八项而返国。鸿藻起后，授意之洞参奏崇厚。（以李不愿直接参劾沈、董。沈亦清流党，从此分裂为南北两派。而南人乃有青牛党之说，以鄙薄北人。）之洞上奏说：

“崇厚对俄签订条约，万不可行。但如改议，俄必生事。议如不改，辱国丧权，应急修武备而缓立约，并治崇厚以应得之罪。”慈禧见奏甚为嘉纳，召见之洞面询应付方策，并饬之洞随时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备咨询外交事宜。光绪六年（一八八〇年）清廷宣布崇厚辱国丧权，擅订条约的罪状，定以“斩监候的罪刑。又派曾纪泽（曾国藩之子）赴俄京订约。将崇厚所订之约修改了七项，却添上了偿还俄国银币四百万元一款。曾纪泽还奏请赦免崇厚的罪刑，慈禧当即照准。而之洞却因此案得罪了许多枢臣权贵。李鸿藻恐怕之洞久任京职，受人倾陷。乃在慈禧前密保其老成练达，堪任疆寄。于本年十一月间，外放之洞为山西巡抚，在职三年。

（三）抗法卫国

光绪十年（一八八四年），法国占据中国属国越南，桂军、滇军赴越应援，着着失败。法国海军侵入中国台湾、福建沿海一带，情形急迫。是时张之万为军机大臣，言于醇王（奕譞）密保之洞调升两广总督，防御边疆，主持对于法越军事事宜。冬闻慈禧，慈禧也认为之洞可以担当封疆重任。当时清廷对于和战的策略还没有决定，之洞到两广总督任后，与原来留在广东督师的兵部尚书彭玉麟及前任总督张树森会见，协商保卫疆土的策略。划分广东省水防为三路。前路为虎门，由彭玉麟率水师提督方耀及湘军将领提督衔娄永庆、王永章等部队驻守。黄埔为中路，由张树森督率淮军将领提督衔吴宏洛、蔡金章等部队驻守。鱼珠为后路。由之洞督率湘军总兵王孝祺、邓安邦、陶定升等部队驻守。广东巡抚倪文蔚、广东将军长善分担守城责任。以上为水防。其陆地防御，分为东西两路，两路分别由副都统尚昌熾、安泰所率旗兵部队担任。之洞划分防地职守之后，军事粗定。之洞又以琼州、潮州海南一带，防务空虚，且当地黎族与汉族不睦，素来多事，并应急为筹办防卫事宜，以免法军侵入，因外患而起内

忧。巡抚倪文蔚甚以之洞此举为不然，与之洞遇事牴牾，动加掣肘。本年六月，法军进攻台湾基隆，之洞电请朝中迅速决定战守大计，法军攻福建马尾，张佩纶在福建督师失利。八月，法军攻陷台湾基隆，有进攻琼州的意图。之洞上奏陈说：“欲牵制法军，必先助越南，助越南则以重用久居越南之刘永福为上计。并请派现在乞假在闽之吏部主事唐景崧募兵回营出关，与刘永福所部合军御敌。由粤筹助饷银及军械以充实力，必能有功。”得旨允行。于是之洞多方设法筹措出大批的饷械，源源不绝地援助永福及景崧军。同时亦尽力援助台湾，张树森因劳瘁致疾死于军中。彭玉麟亦患病甚重。至此抗法援越，保卫海疆之军事责任乃集中于之洞一人之身。之洞奏派前广东提督冯子材募兵十八营率之入越。派总兵王孝祺率所部八营援越，以增强原来在越作战的广西、云南部队的力量。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年）清军在谅山大败，法军又攻镇南关，广西提督杨玉科战死，所部溃散。冯子材督率王孝祺、王德榜等部队反攻，大败法军于镇南关，追出关外数十里，随即进军收复谅山及长庆等处。正当大获全胜，法军着着失败之际，全权大臣李鸿章受了驻在广东的总税务司赫德的邪谋蛊惑（赫德系英人而为法人的间谍），认为中国决无力量抵抗法国，立刻停战议和，而与法国订立条约，将越南的主权让与法国。命中国军队撤回。之洞奏陈说：“停战议和，尚无不可，但撤兵则决不可。撤回边界尤其不可。”奉到严旨，说：“立即撤兵，倘有违延，必予严惩。”之洞无法抗拒，长叹流涕向梁鼎芬说：“庸臣误国，一至于此”。又说：“赫德不去，是我国的大害。”此时梁鼎芬掌端溪书院，参与帷幄运筹事宜。之洞从此更为痛恨赫德，对于李鸿章亦有隐憾。

（四）平定海南

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年）之洞在粤，以对法越军事及海防等

兵费，开支庞大，收入不敷。借用洋款将近一千万两，无力归还。之洞为筹款计，乃开办赌捐，徵收费用以资弥补。赌捐收入最巨者，为白鸽票赌、闹姓赌、花会赌等三种。报请清廷核准，清廷交付部议，户部认为抽取赌捐，有失国家体统。以部令命其停止徵收，予以严禁。之洞密函张之万，请其设法疏通将部令推迟半个月后寄发，以便他可将本月份捐款收齐后再行禁止。约计可得数十万两，弥补亏项。之万照办后，之洞对之万甚为感谢，写信给他：“捐事仰承关注，感何可言。得此足济眉急。本月初部文到后，即日停止徵收矣。”原来之洞此项赌捐收入，完全用作海防及剿办‘客’、‘黎’的兵费。之洞这些政策措施，极为巡抚倪文蔚所反对。认为之洞是好大喜功，挥霍国帑。之洞密函之万向醇王奕譞及中枢重臣说：“文蔚庸驽不职，遇事掣肘，不能相处以成事功。”结果谕令倪文蔚来京陛见，随即调充河南巡抚，而令之洞兼署广东巡抚。次年之洞密保吴大澂为广东巡抚。之洞排去了倪文蔚，事权专一，得以自由展布。奏请派遣提督冯子材率部来琼，专任剿办客黎军事。次年控制了整个的海南。设立土司，开辟修筑了数十条通往山区的道路。

（五）保案未准遭挫折

冯子材部下将士有功者，之洞列名保奏，请按异常出力的功绩予以奖赏。奏上之后，清廷交付吏部核议。这时李鸿藻为吏部尚书。他向来对于之洞的事从不加以驳议的。惟独这次因倪文蔚入京，在鸿藻面前诉说：“之洞剿黎，扬厉铺张，擅自出兵，虚费国帑。保案荐举每多不实，以朝廷之名器，市一己之私恩……”加以军机大臣孙毓汶与倪文蔚私交夙厚，文蔚被之洞排挤调京，毓汶颇为不平，特以醇王之故，无力阻止，亦向鸿藻大说之洞的坏话。鸿藻有了文蔚、毓汶浸润之言，对之洞的保案不由怀疑，拟予驳斥，只准按照寻常劳绩案例办理。之洞闻知大为沮

意，又因此时吴大澂到广东巡抚任已有数月。之洞初意大澂系由自己保荐而来，必能沆瀣一气，志趣相合。不料大澂与倪文蔚有姻娅的关系，未来之先，在京见倪已经听倪备诉说：“之洞挟总督之尊，以临巡抚，遇事专断，性情又复乖僻，喜怒无恒，实难相处。”吴有了成见，到任之后，对之洞深有戒心，遇事动生异议，不为之用。之洞意更愤怒，与族兄之万写信，满纸牢骚，忿欲引病辞职。信中备言说：“琼州近数年来，客、黎交江，民不聊生。内患不平，海防更无从说起。”非用兵不可。力陈冯子材等将士深入瘴历，异常辛苦，功勋卓著，前以殊功叙奖。继而指责倪文蔚难以合作，彭玉麟了不知事，吴大澂亦从中掣肘。特指出赫德“为中国一大害。”最后希望转请李鸿藻秉公处理。鸿藻说：“香涛过于好事贪功，长此以往恐非所宜，不如把他连吴大澂都调一下吧？”之万呻吟未答。之万与中枢考虑的结果，因为之洞‘颐和园祝厘’的款银尚有二十万两未曾缴纳，必须留之洞在广一年始可交齐。乃先将吴大澂调任河东河道总督，而以之洞兼任广东巡抚，以免张吴磨擦生事。（按：所谓“颐和园祝厘”事在光绪十一年，慈禧密令各省大吏进献银子，各省大吏所认进献的数字不等，之洞从北洋大臣之例，认进一百万两，因为广东地方年年有军事用度太重，乃请准分期五年，每年交纳二十万两，此款不交户部，直接交军机大臣验收后，由太监舁入大内。）之洞如愿以偿。整整一年，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年）谕旨调之洞为湖广总督，而以李瀚章（鸿章之兄）继其后任。这是由于之洞在广东对于洋商约束监视太严，洋商们不能走私获利，既惧且恨，乃凑出巨款（据说是一百万元）运动李鸿章，使之设法将之洞调走。鸿章对于之洞在广认为是妨害洋务，意早不惬，何况财可通神，苞苴一进，鸿章即向之万等枢臣建议：“之洞在广东海疆华洋杂处外交多事之地，刚愎任性，处理有关洋人事务，每多齟齬，不洽外情，恐将引起重大的外交事件，以调任内地为相

宜。”此时醇王奕譞与之万、鸿藻正恐之洞在广锋芒太露，得罪人处太多，长此以往必有不利，不若调任内地以资保全。因此都无异议，即成事实。

(六) 在湖广推行新政

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年）十一月，之洞到湖广任总督，聘秦文石（名葆恂）为总文案，以梁鼎芬掌两湖书院，其在广东时在外国所订购之炼铁、纺织等机器，皆运湖北，建立纺织局及枪炮厂（即后来之汉阳兵工厂），采炼大冶煤矿及铜矿为兵工厂原料，于大冶设水泥厂。于武昌设银元局（即后来之造币厂），鼓铸银元。由光绪十六年至十九年，各项实业新政，次第兴办，为全国各省所不及。对此湖广耆宿记载甚多，且不多谈。

(七) 甲午战起调两江

光绪二十年，甲午（一八九四年）中日战端已肇，清廷以之洞在广东时与法军开战，主持军务，应付裕如。特调之洞署两江总督，兼江宁将军，主持防守两江军务。之洞筹款七百余万两购买枪炮，补充长江水师各军备战。又调广东提督冯子材率部来江南，负防守吴淞口一带重责。加强沿江各炮台的军事实力。于海州、泰州等处口岸，亦派兵扼守防敌。并奏请借用外国巨款购买军舰，重建海军。奏上留中未办。又修建宝沙、狮子山等地炮台。江防粗定而中日和议已成。由李鸿章代表清廷签约赔款而外，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十一月，谕令之洞仍回湖广总督本任。之洞创设陆军学堂，又选派学生以官费分送英、法、德、日等国留学，为国家培养新政人材。其所遣派留日之学生，多加入孙中山之同盟会，为后来革命之中心人物。